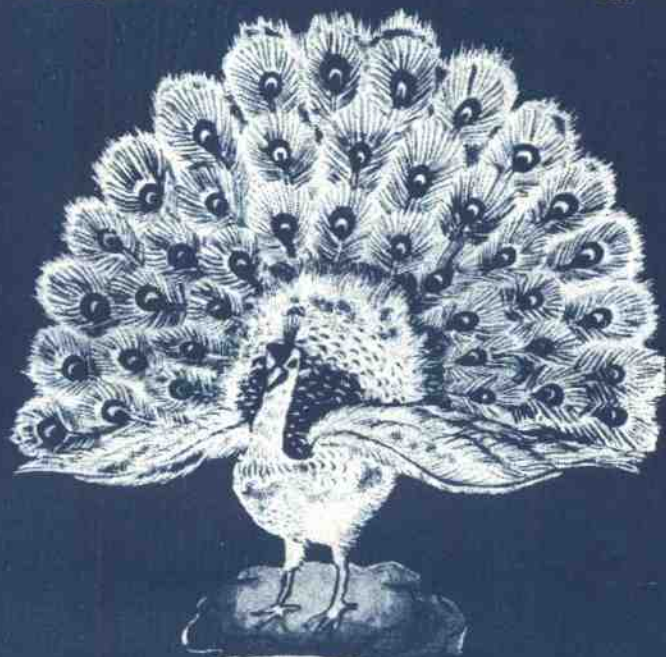


繡像小說



第柒拾壹期

繡像小說第七十一號目錄

世界進化史

惺菴

第二十回 繡像

鬪心思倡樓開講會

市聲

姬文

購骨董制府獻苞苴

第二十四回 繡像

活地獄

蘭叟

第四十一回 繡像

巧言動聽誤入彀中

爭戒指如夫人動怒
墊檯脚闊門政讎賓

毒手頻施冤沈獄底

汗漫游

英國司威夫脫

第四十二回

第三十六回

用心思黑獄儘驚魂

入蠻方竟負瘡痕去

動手脚黃泉難瞑目

洞魚腹歷盡患難歸

學究新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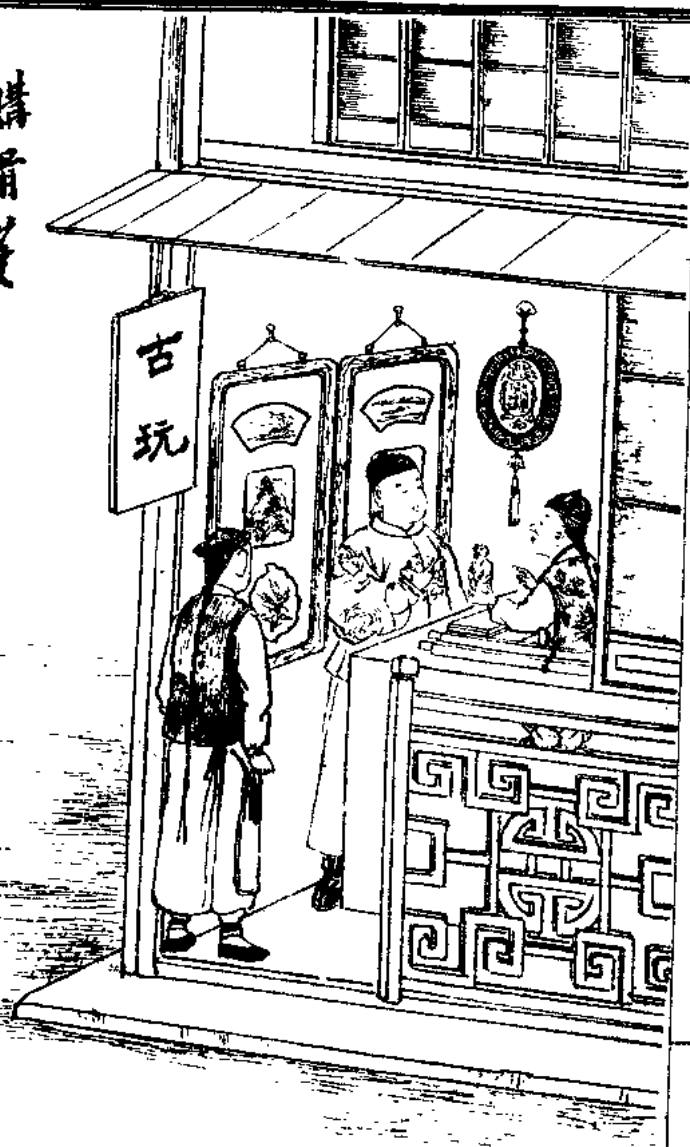
吳蒙

理想美人

門心思
侶橫
開講會



購骨董
制府獻芭蕉



惺 菴

第二十回

關心思倡樓開講會

購骨董制府獻苞苴

却說韋百功聽了潤甫閒話。頓時裝出病容。立定了不送。那潤甫本不要他送的。却毫不介意。當時別了百功。恩恩回到號裏。打好一張劃條。差人送到電報局來。百功接着。自然喜出望外。料定何道臺到了上海。只要孝敬他幾千銀子。這事便好商量。所以把胸前的一塊石頭。頓時放了下來。因為名氣壞了。不好再到堂子裏去。被人曉得。又添出許多的把柄。還是在局裏坐着。終日與文案處打報房的幾箇人。聚在一處。偶然談論起來。覺得不甚投機。過了幾天。有人送信來說。何道臺已經到了上海。住在什麼晉陞棧裏。百功連忙換了衣帽。喚過一部轎車。逕向後馬路來。到時送進了帖子。裏面也出來一箇下人。說是要請見的。百功進去與何道臺會着。彼此這些久闊的說話。後來方將查案一節。慢慢的談起。百功便自剖白了幾句。當夜就請在密采里喫了一頓。過了兩天。便送去一千兩銀子。下人傳着主命。說是請大人在上海另用的。那何道臺決意不受。下人又不敢帶轉。只得留着用了。後來與百功見面。還是十分的推辭。百功正

在用人之際。又有要事託他。就算平時吝嗇的人。也不能吝嗇到這種銀子。便說老哥不要見外。到如此。若說爲了查案的上。原不能私下有什麼饋送的。我們原算是老朋友。老哥到了上海來。兄弟做箇小小的東道。也是尋常得極的。萬萬不能客氣。當時何道臺就不說話。彷彿轉了一箇念頭。還拿別的說話敷衍了幾句。忽有箇下人過來。說是馬車來了。百功連忙告別。那何道臺拖着不放。說是叫了馬車。原同老哥到張園去逛逛。百功本來有意巴結。便說了一聲奉陪。隨後何道臺換了件時式衣服。便與百功同上了馬車。車輪轆轤。馬蹄得得。逕向張園的一條路上走去。恰巧起了一陣大風。把那馬路上的許多灰塵。儘向這來來往往的馬車上吹去。弄得何道臺韋百功二人連眼睛都不敢張開了。直到車子停下。二人攜手而行。就在安壇第泡了一碗茶。喫了一盆瓜子。還在草地上踱了幾步。在彈子房相近的地方。忽有女人的聲氣。叫道。韋大人。爲俗幾日弗來。大先生望得眼睛也穿哉。百功想不理他。倒是何道臺十分有興。既然到了上海。還未嘗過花叢的滋味。一聽有了機會。便對百功說道。老哥既有佳遇。不妨讓兄弟廣廣眼界。百功一時間不好意思。只得過去與女人說了幾句。還自暗暗囁咐了一回。何道臺覺得時候不早。肚裏有些發餓。便叫下人過來。招呼了一聲。原來百

功做的一家堂子。叫做什麼飛雲閣。又叫什麼洪寓。這洪寓看上了百功。又聽人說是箇道臺。所以交關巴結。就是百功也沒有一夜不去打茶圍的。忽然子幾夜不去。洪寓着實牽記。想要派箇相幫。到他局裏去請請。又怕大人的脾氣。是不好服侍的。弄得一箇不得法。反要惹出氣來。所以叮囑了娘姨大姐。說在路上碰着子。總要請他過來。現在張園裏叫着百功的人。就是洪寓的心腹。名字喚做阿金。百功見了。也要託他傳話。況且何道臺又說過的。要同百功去廣廣眼界。一時爲難。竟不能不喫一頓花酒。但是洪寓的一種神氣。實在有些肉麻。不要被何道臺見着。當做一段笑話。偷然講了出去。官場中是不好聽的。所以還託他關照洪寓幾句。當時嘴裏說了話。肚裏轉了念頭。竟把何道臺忘記箇乾淨。直至下人來請。方纔住了說話。轉身同何道臺跳上車子。就把喫花酒一節。告訴過了。就關照車夫。車子歇在三馬路去。到了春桂戲園的相近。二人跳下車來。煙袋一切。自有下人們提着。讓那百功領路。一逕到飛雲閣來。客堂裏的幾箇相幫。自然有些認識。高喊了一聲客來。百功略讓了一讓。便自兩步併一步的走上扶梯。那洪寓已得了阿金的口信。聽得這種腳聲。料定必是百功。所以坐在房中。呷着一杯醞茶。故意坐在椅子裏。面孔朝着榻牀。身子一動也不動。後來百功同何道臺進

了房。方始在椅子裏立起來。說道。韋大人。你幾日不來。房間裏的生意。更加清了。還問了何道臺的姓。便說上海地方。何大人總常來的。何道臺說。現在也是難得的了。二人寬下外衣。有娘姨們拿去掛好。走過一箇十四五歲的小大姐。扒在榻牀上面。打好了兩箇煙。百功招呼何道臺。笑嘻嘻的說道。老哥。阿來香一箇。那何道臺忽然正言厲色的說道。現在政府裏面議論。什麼預備立憲。將來的鴉片煙。一定要禁絕了。依着兄弟的愚見。總是不喫的好。百功覺得沒趣。只好把別的說話。隨着何道臺的意思。敷衍了幾句。還寫了幾張請客條子。叫相幫的分頭送去。一面端正擺好檯面。客人也陸續來了。就是元潤甫及趙錢李顧的幾箇大人。吩咐起手巾。便請何道臺坐了第一位。元潤甫坐了第二位。餘外的隨意坐下。那洪寓敬過一回酒。在百功的背後坐定。唱了一齣曲子。叫的幾箇倌人。也都到齊。擁滿了一房間。唧唧嘈嘈的聲音。不知唱着什麼腔調。檯面一散。那些客人自然走了。只有百功心上。爲着查案的一件事。雖則何道臺在制臺面前。已肯代爲剖白。究竟事還未妥。因拉何道臺至一間小房間裏說道。現在制臺大人面前。自然有老哥替兄弟吹噓了。但是兄弟的景況。却不甚好。一時撤了差使。面子上又不好看。可有什麼法子。找出點事情來。讓兄弟做做。何道臺聽了。轉子一轉念。

頭。便對百功說道。制臺大人是清廉得極的。只愛着古董字畫。下屬們送幾件去。若然合他意思。這差使是兄弟包得有的。當下百功記着。還說些別的閑話。何道臺便要回棧。百功不好強留。看他同下人去了。便在洪寓處抽了幾口煙。恩恩忙忙的。喚過一部人力車。逕到電報局來。這一夜。在牀上沒有合眼。看看窗外起了魚肚白顏色。便喊那下人起來。洗過臉。喫過了些乾點心。揀了幾十張鈔票。將官箱關好。吩咐了下人幾句。便自出了局門。喚車子竟到四馬路一帶的古董店裏。揀了幾樣。覺得不甚合意。一箇夥計說道。先生要買極好的東西。現在却有箇某大人從京裏下來。因爲旅費不敷。託過小店裏。代他賣去幾件古董。只因找不着主顧。所以不曾回復他的。百功聽得甚喜。就叫這夥計領去看看。還許了他的謝儀。當下走出古董店。夥計在前領着。竟至那老鼎陞棧裏。百功在客廳上坐着。這夥計進去關照了。便有一箇下人。拿出許多字畫。百功看了幾樣。果然藏得很精的。就揀了一頂唐伯虎的畫軸。一箇岳武穆的字卷。後來還拿出許多的石器銅器。百功本來弄過幾年古董的。所以這雙眼睛。很識得幾件好貨。當下又揀了一尊隋朝的造像。一箇漢朝的三斗鎗。論了好一回價錢。言明二千塊洋錢。先付了五百塊。將這四件古董送到電報局去。可以帶轉一千五百塊洋錢。私下

又給了夥計兩張鈔票，要知後文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世界進化史第二十回終

新 言
聽 誤
入 穀
中

活 池

狀

第 四 十 一 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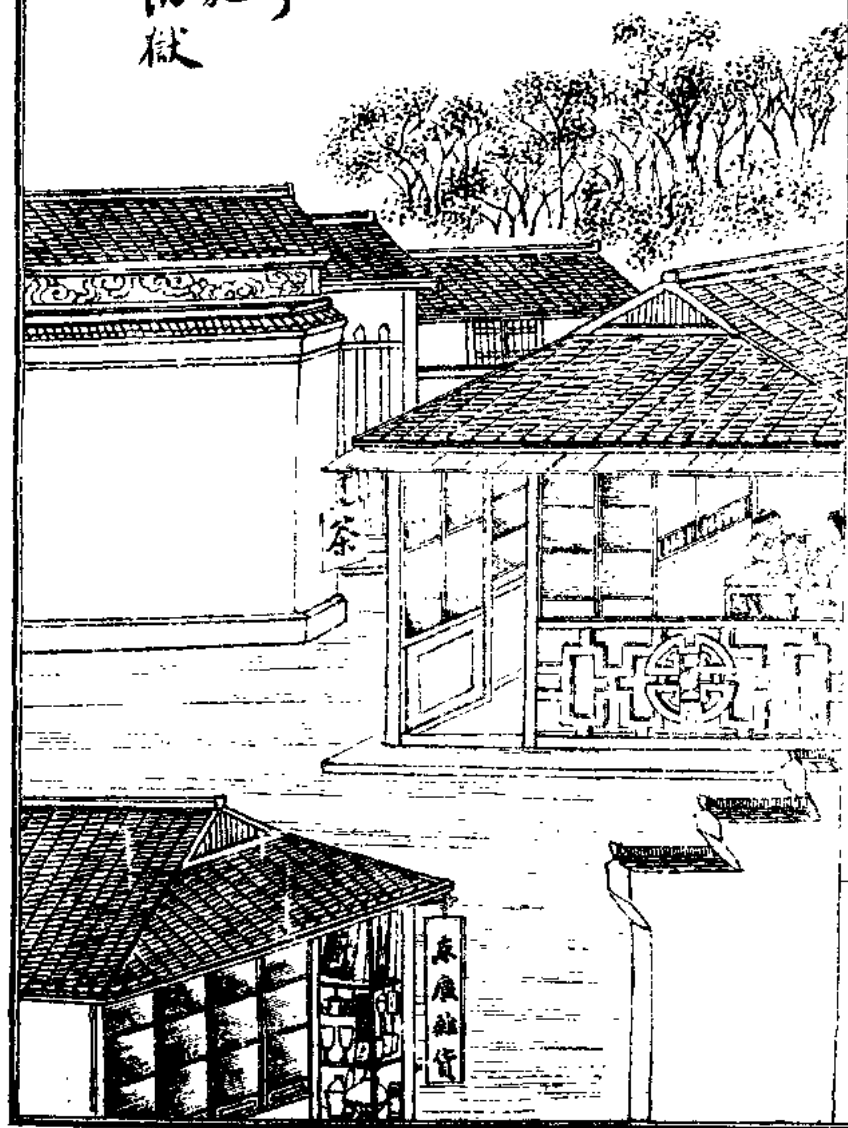
補 像

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



第 七 十 一 期

毒手
頻施
冤獄
底



活地獄卷之八

蘭 叟 著

願雨樓加評

第四十一回

巧言動聽誤入彀中

毒手頻施冤沈獄底

却說魯老大家裏。聽見打門的聲音。不覺大驚。正待出來看。早見一箇戴着頂子的老爺走了進來。後邊跟了許多戴紅纓帽子的人。還有穿鑲邊馬褂子人。也有手裏拿着刀的。也有打着火把的。一齊擁了進來。魯老大曉得是老爺來了。連忙上去跪着。老爺便問他名姓。就吩咐鎖起來。又把一箇馬蹄子放在大門裏頭坐着。又吩咐那些戴紅纓帽子穿鑲邊馬褂的。去抄尋。早有辛大頭提了早間那人寄存的包袱來。當着老爺的面。打開一看。一共是十九件銀器。下邊都嵌着天寶樓的字號。魯老人家裏的東西。還有存的百十兩銀子。早已從馬仰人翻的時候。不翼而飛了。搜查已過。老爺就叫把魯老大家的家眷攆出去。發下封條。封了門。鎖着魯老大。上轎回衙。先把魯老大釘鎖收監。魯家的家裏人。自去張羅打點不提。原來這件事。自從辛大頭出了主意之後。先叫徒弟去見官。說是拿到了一箇把風的賊。據他說是另有大窩家。請老爺嚴密審問。

胡圖丹立刻坐了花廳。把王老八帶了上去。彷彿是曾經見過的一樣。胡圖丹到任已有兩年。王老八犯過三次案子。過了三次堂。胡圖丹記性就是再不好些。總也有點面熟。他却也不管這些講究。便問他祝鄉紳家的一案。王老八是受了辛大頭的教導。自然是指東話西的。混攪了一陣。等到捱了皮鞭子。要上他夾棍。他纔裝出害怕的樣子。說是願招。便把辛大頭教導他的話說道。小的本是白河縣人。是賣布到這邊來的。折了本。不得回家。又在客寓裏害了病。弄的當光賣盡。去年魯老大要找一箇幫工的人。因爲田裏事忙。我去做了幾天。因此認識。後來時常去走走。本月初二那一天。魯老大同了一箇黑麻大漢。在酒店上喝酒。喝的甚是投機。噦噦喳喳不知說些什麼。就在這天晚上。我出來出恭。那可有三更天的光景。看見魯老大同着那箇黑大漢。走了過去。我剛剛出完了恭。起來碰到了。我說老先生半夜三更。到那裏去。魯老大把我叫在一旁。對我說。他們要到祝鄉紳家做一件買賣。你反正也沒有事。不如幫一箇忙。事後也分些東西給你。或是在這裏做點事。或是做盤纏回去。你心下以爲怎樣。我當時有點不情願。後來想了一想。也就答應了。三箇人同到祝家的後門口。那黑大漢先跳牆進去了。隨後不多時候。一包一包從牆上扔了出來。我便同魯老大搗着。回到魯老大

家裏。當時魯老大給了我十五塊錢。我就走了。以後的事。我就知道了。胡圖丹聽了供詞。立刻叫他畫供。仍舊釘鐐入監。胡圖丹便要立刻去提人。辛大頭又上去回說。不如等到晚上去。給他一箇措手不及的好。胡圖丹也答應了。辛大頭這番話。是惟恐那箇包袱。還不會裁過去。所以說兩句冠冕話。延捱點時刻。看官你想魯老大。站在門口。那人來寄包袱的時候。要是不答應他寄存。可也沒有這箇事了。可是插快的法子最多。不起念頭便罷。要是起了念頭。任你怎樣。也逃不出他的範圍。一着不成。再換一着。總歸叫你上了當。方纔罷手。這便是以往從前的緣由。如今魯老大被押在監裏。幸而家裏人趕着來化錢。當晚也不會喫什麼苦。並打聽出被拿的緣故。還只當被賊誣扳了。總以爲第二天過堂。一定有箇水落石出。就有他的親戚朋友幾箇人。具了一張公保的狀態。預備次日來投。等到次日。胡圖丹一早就坐了堂。帶了魯老大上去。便跟究他那箇黑麻大漢是誰。可憐魯老大影響都不知道。胡圖丹便說他刁狡。先就把各樣的刑法。用了一套全的。魯老大只是叫屈連天。將近中午。方纔吩咐帶下去回押。就這箇擋裏。那紙保狀也進來了。狀上是說魯老大怎樣安分守己。斷沒有這樣的事。胡圖丹立刻批駁了。說了些人贓現獲。百喙難辭的話。辛大頭的夥計。聽得有人來公保魯

老大。這一天却却是王小膽值日。連忙就來找辛大頭道。那件事怕不妥當。辛大頭問他聽見什麼。王小膽道。有一班不三不四的人。遞了公稟。保釋魯老大。魯老大今天到堂。又一句沒認。只恐怕老爺回過味來。就不好辦了。辛大頭道。胡說。我說你膽小。果然膽小。現在魯老大就是再添上幾十箇人來保他。無奈賊是在他家裏搜出來的。從來說的捉姦捉雙。拿賊拿贓。既不做窩家。那裏來的贓。況且王老八一口咬定。更是洗刷不清。今天雖過了一堂。明天還要過堂。等我再去施上一點小計。不怕魯老大不誣服。王小膽道。倒要請教。辛大頭道。老爺預備給我們的新刑具。難道不會給魯老大嘗嘗麼。照老爺那箇說法。只怕他是銅澆鐵鑄的。也支撐不住了。王小膽點頭道。不錯不錯。不過是誣良爲盜。這事於天理上說不下去。辛大頭笑道。我看你不但膽小。還有點迂腐習氣。你看我罷。當下無話。次日果然又是提審。辛大頭先就跪了上去說道。小的昨天開導魯老大。叫他說說實話。無如再也說不醒他。小的告訴他。如不說實話。新刑法難受。他說刑法倒也平常。總要咬緊牙齒。能打這裏頭掙出來。纔算好漢子呢。小的想大老爺新製的刑具。正可給他試試。他熬不住。自然就說了實話了。胡圖丹一聽有理。便叫掌刑的趕緊預備。帶了魯老大上來。先問他黑大漢是姓什麼。叫什麼。那裏人。魯

老大哭道。我那裏見什麼黑大漢來。胡圖丹便叫帶王老八上來。同他對質。王老八咬定了上次所說的話。魯老大一味的喊冤枉。質對了半天。胡圖丹便叫掌刑的。先預備過山龍。給他試試。當時就把魯老大的衣服剝了一箇乾淨。用這根又長又粗的錫管子。從大腿上週身彎彎曲曲的繞了過來。繞好了。剛剛這箇大口朝上。便用百沸的滾水。一壺一壺的往裏頭灌。兩壺也還可以忍受。捱到十壺之後。魯老大渾身已是起了無數的潦泡。呼號之慘。耳不忍聞。胡圖丹只要他說了是窩家。纔肯放他。魯老大熬不住。只得認了是窩家。又問他黑大漢是那箇。也只得隨口湊了一箇名字。又問他偷的什麼東西。務農的人家。那裏曉得什麼古董珠寶。只可隨嘴亂說。說不對了。胡圖丹又說他狡供。磨了一箇多時辰。魯老大說話漸漸的有些低了。頭上的汗珠子如雨點一般。胡圖丹曉得是時候了。就吩咐放下來還押。明日再問。當時由捕快架着出來。一路上哭哭啼啼。回監去了。胡圖丹退了堂。便着跟班拿了一張名片。知會祝鄉紳。請他明天派人來領贓。祝鄉紳聽見拿到了窩家。正在那裏盼望。忽聽見說是縣裏來請他派人領贓。便派了一名得用家丁張桂去領。張桂領了主人之命。次日約摸小晌午的時候。一逕往縣衙門裏來。還不曾到。早有一箇人趕上來。扯了他袖子一把。道張大爺。張